

美国华人专题

## 21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

陈程<sup>1</sup>, 吴瑞君<sup>2</sup>

(1.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上海 200020;

2.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0062)

[关键词] 21世纪; 美国华人; 发展变迁

[摘要] 论文基于美国官方统计和相关研究报告, 围绕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社会经济水平、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政治参与与公民权获取、社团组织与文化资源等内容, 对21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的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 人口层面, 美国华人群体经历了人口规模扩张, 地理分布从传统聚集区向新兴增长极扩散; 社会经济层面, 群体呈现教育与收入的哑铃型结构, 整体经济地位显著跃升的同时, 内部阶层分化、职业天花板与隐性贫困问题日益凸显; 文化与政治层面, 代际更替与中美关系波动、反亚裔歧视等外部压力, 共同催化了华人群体的身份重构与政治觉醒, 其参与模式正从政治疏离转向议题驱动型。美国华人虽凭借经济成就成为“模范少数族裔”, 却也深陷中美博弈与本土种族政治的中间人困境。其未来发展取决于能否弥合内部分化, 并构建有效的跨族裔政治联盟。

[中图分类号] C911; D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26)02-0027-12

###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CHEN Cheng<sup>1</sup>, WU Rui-jun<sup>2</sup>

(1.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2. China Modern City Research Center/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Key words:** 21st Century, Chinese American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drawing on official U.S. statistics and relevant research reports. The analysis is structured around key areas including population size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cultural identit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ship acquisition,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demographically,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a geographical dispersal from traditional enclaves to new growth hubs. Socioeconomically, the community exhibits a dumbbell-shaped structure in education and income; despite a remarkable ascent in overall economic

[收稿日期] 2025-05-08; [修回日期] 2025-11-04

[作者简介] 陈程(1987—), 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技术移民、华侨华人; 吴瑞君(1963—), 女,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华侨华人。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的动态决策机制研究”(17CRK020)、上海市晨光计划“我国海外人才回流的决策与空间特征研究”(17CG47)之阶段性成果。

status, issues such as internal class polarization, career glass ceilings, and hidden povert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a combination of generational shifts, fluctuating U.S. China relations, and external pressures such as anti-Asian discrimination has catalyzed a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a political awakening. Consequently, their mode of participation is shifting from political alienation to an issue-driven model. While Chinese Americans have achieved the status of a “model minority” through economic success, they are also deeply caught in the middleman predicament, positioned between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racial politics.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hinges on their ability to bridge internal divisions and forge effective inter-ethnic political alliances.

进入 21 世纪，美国华人作为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其社会面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随着新一波高技能移民潮的出现，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跃升，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在中美关系波动和美国国内种族政治极化背景下的身份重构与政治觉醒，从而塑造了华人社区复杂而多元的发展图景。深入剖析这一群体的发展变迁，不仅对理解当代美国少数族裔的社会分层与政治整合至关重要，也为观察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群体的适应与挑战提供了重要样本。

学界对美国华人的研究源远流长，成果丰硕。早期研究多围绕“同化理论”<sup>[1]</sup>与“文化涵化”<sup>[2]</sup>展开，分析华人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路径与障碍，并深入探讨了“模范少数族裔”迷思及其内在矛盾。<sup>[3]</sup>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化与跨国流动的加剧，“跨国主义”<sup>[4]</sup>与“族裔经济”<sup>[5]</sup>成为重要分析视角，关注华人如何维系与祖籍国联系并构建独特的经济生态。然而，既有研究或侧重于单一维度描述（如经济成就或政治参与），<sup>[6]</sup>或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数据，<sup>[7]</sup>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剧烈波动、数字媒介全面渗透和族群内部结构高度分化等新背景下，难以全面、动态地捕捉 21 世纪以来华人社会整体的变迁逻辑。

本文拟整合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国土安全部（DHS）以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官方统计数据与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对 21 世纪以来美国华人在人口结构、经济地位、文化认同与政治参与等多个维度的发展变迁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本文旨在超越静态描述，着重揭示这些变迁背后的多元驱动因素与内在张力，试图为理解全球化和地缘政治新格局下美国华人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走向提供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 一、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

### （一）人口增长：从家庭链式移民到高技能人才潮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ACS）数据，美国华人从 2000 年的 243 万人增长至 2023 年的 546 万人，<sup>①</sup>年均增长率约为 3.59%，是美国亚裔的最大族群（占亚裔总人口的 23%）。<sup>②</sup>这一增长主要源于两类移民的叠加效应。一是家庭团聚移民的持续影响。根据国土安全部数据，2000 年—2023 年，约 45% 的中国移民通过亲属移民渠道获得绿卡。这一模式在福州、台山等传统侨乡中尤为突出，形成了“链式移民”网络。<sup>[8]</sup>纽约唐人街的福州移民社区通过亲属担保，带动了餐饮、运输行业的密集就业。二是高技能移民的加速涌入。21 世纪以来，美国科技产业对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的需求激增，推动技术移民快速增长。2000 年—2023 年，通过 H-1B 工作签证留美的中国移民

<sup>①</sup> 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的数据一般包含单一民族人口数据以及混合种族人口数据。单一民族人口是指在种族统计中只报告了一个种族的非混血人口，而混合种族人口包含该种族和其他种族的混血人口。除非特殊说明，本报告中的人口统计采用美国人口普查的狭义定义，即只包括在美居住的所有自报具有单一中国血统的人。同时，因语境需要，本文中“华人”和“华裔”无语义差别。

<sup>②</sup>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调查数据，2023 年有超过 2400 万亚裔美国人居住在美国，亚裔美国人占全美人口的 7.2%，是美国主要族裔中增长最快的群体，参见：<https://share.america.gov/zh/wild-geese-snapshot-of-asian-american-demographics/>，2025 年 3 月 11 日浏览。

约占总签发量的 10%。<sup>[9]</sup>其中，硅谷科技公司的华人员工占比从 2000 年的 18% 跃升至 2023 年的 35%，这一群体普遍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多集中于计算机、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sup>[10]</sup>

表 1 2000—2023 年美国华人人口总量

年份	总人口（万）	年份	总人口（万）
2000	243	2016	489
2005	288	2017	503
2010	314	2018	514
2011	401	2019	517
2012	417	2020	512
2013	435	2021	524
2014	452	2022	549
2015	476	2023	546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普查数据，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分为 ACS 1 年估计值，数据范围包括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民，下文中如没有特别说明，与此同数据来源。参见：<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T1Y2011.B02018?q=B02018&tp=false>（2011—2023 年数据）；<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12/dec/c2010br-11.html>（2010 年数据），2025 年 3 月 11 日浏览。

## （二）地理分布：从传统聚集区到新兴增长极

在 19 世纪中期加州出现淘金热期间，大量广东、福建民众来到美国西海岸从事体力劳动，包括修建铁路、在农庄劳动等。这些早期移民大多聚居在加州各地，尤其是旧金山及萨克拉门托等城市。此后，随着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部分中国移民南下向洛杉矶发展，部分移民向美国东岸的大城市纽约、波士顿、费城以及亚特兰大迁移，逐步形成了新的聚居地。目前，华人多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东西两岸各州以及南方的得州与佛罗里达州。其中，2020 年，华人数量排名前十的州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州（194 万）、纽约州（85 万）、得克萨斯州（28 万）、夏威夷州（22 万）、华盛顿州（21 万）、马萨诸塞州（20 万）、新泽西州（19 万）、伊利诺伊州（16 万）、佛罗里达州（14 万），以及宾夕法尼亚州（14 万），这十个州聚集了近 80% 的华人。从近二十年的平均值来看，华人居住排名前十的都市区如表 2 所示，这十个都市区居住的华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 53%。

另一方面，从人口增长率来看，2000—2023 年，华人平均增长率最高的十个州如表 2 所示，内华达、北达科他等州成为新兴增长极。<sup>[11]</sup>这些地区华人的高速增长主要受经济机遇、低生活成本和政策环境驱动。科技和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州（如华盛顿、科罗拉多）吸引高技能移民；制造业和新兴经济区（如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提供就业机会；内华达、爱达荷等州凭借较低生活成本及税收优惠吸引移民；而传统华人较少的州（如北达科他）因基数小，新增人口易显高增长率。此外，教育资源和已有社区网络也促进了链式迁移，形成良性增长循环。

表 2 2000—2023 年美国华人居住人数占比和增长率排名情况

排序	华人居住人数最多的都市区（前十）		华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州（前十）	
	都市区	占华人总数（%）	州	增长率（%）
1	纽约—纽瓦克—泽西市区域	16.82%	内华达州	232%
2	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区域	10.45%	北达科他州	230%
3	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区域	7.50%	北卡罗来纳州	196%
4	圣何塞—森尼韦尔—圣克拉拉区域	3.86%	爱达荷州	191%
5	波士顿—剑桥—牛顿区域	3.02%	哥伦比亚特区	185%

续表

排序	华人居住人数最多的都市区（前十）		华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州（前十）	
	都市区	占华人总数（%）	州	增长率（%）
6	芝加哥—内珀维尔—埃尔金区域	2.50%	华盛顿州	181%
7	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大区域	2.39%	南卡罗来纳州	170%
8	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区域	2.27%	佐治亚州	163%
9	休斯敦—舒格兰—伍德兰兹区域	1.95%	科罗拉多州	158%
10	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区域	1.86%	犹他州	153%

数据来源：ShareAmerica, <https://archive-share.america.gov/zh-hans/chinese-american-populations/index.html>, 2025年3月12日浏览。

## 二、社会经济水平

华人在美国常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典型代表，在教育与职业成就上表现突出，但内部差异显著，且面临职业晋升瓶颈与隐性贫困等问题。

### （一）教育水平：整体提升与内部分化并存

在美华人受教育程度呈现“整体提升与内部分化并存”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其高学历比例持续领跑全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25岁以上人口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48.1%（全美均值15.5%），特别是研究生学历的比例，是全美平均值的2.5倍（华人23.9%，全美平均8.9%）；2010年，51%的华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25%拥有研究生学历；2021年，56.5%的25岁以上华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全美均值35%），研究生学历占比更是全美平均水平的2-3倍；2023年，本科及以上学历占60.3%，其中研究生学历占32.3%。这一优势源于美国移民政策对高技能人才的筛选（如H-1B签证、职业移民）以及华人家庭深厚的教育传统。华人视教育为阶层跃升的核心路径，促使家庭大量投入课外辅导、学区房等资源，形成代际积累的良性循环。<sup>[12]</sup>另一方面，华人低学历占比也高于全美平均水平。2000年，25岁及以上华人中未完成高中教育的占14%（美平均值7.5%），2010年未完成高中教育的华人比例上升至18.8%（美均值14.4%），14.3%仅有高中学历，14.7%接受过一些大学教育。<sup>[13]</sup>2021年未完成高中教育占15.2%（全美平均10.6%）；2023年未完成高中教育占比达到14.7%（全美平均10.2%）。<sup>[14]</sup>这种哑铃型教育结构，是华人社区内部日益分化的直接体现。亲属移民引入大量低技能新移民，其语言障碍、经济贫困及教育适应困难导致子女基础教育完成率低，叠加低薪职业与教育资源匮乏社区的代际循环，形成低学历低收入困境。同时，美国教育体系结构性矛盾加剧分化，华人虽凭考试和STEM优势进入名校，但贫困社区基础教育的薄弱限制了弱势群体突破瓶颈。

### （二）行业分布：传统行业萎缩与新兴领域拓展

过去20年，美国华人职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华人早期集中于餐饮、制衣等体力劳动行业，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和科技发展，逐渐向专业技术服务领域倾斜。一方面，餐饮、零售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萎缩。2000年初，华人职业仍以餐饮、制衣等传统行业为主，超过23%的华人从事餐饮与零售业，主要集中在家庭式餐馆和社区便利店。2004年，17%集中于餐饮、制衣等低收入行业。<sup>[15]</sup>2010年，住宿、餐饮、零售、制造等行业比例合计35.3%。到2015年和2023年，则分别降至33%和29%。<sup>[16]</sup>以餐饮业为例，美国前二十大城市的中餐馆数量一直在下降。2015年—2020年，这些城市中餐馆约占7.3%，而目前只有6.5%。这20个城市总共增加了1.5万多家餐馆的同时，中餐馆却减少了1200家；在旧金山，中餐馆的比例已从10%下降到了8.8%。<sup>[17]</sup>另一方面，随着新移民潮和技术产业发展，华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00年后通过H-1B签证来美的华人大多有科技或金融背景，直接填补了硅谷等地的专业岗位。2004年，51%华人从事管理、商业和科学等职业（全美平均34.1%）；2010年，从事相关职业的华人占比达到53%（全美平均35.9%）；2015年和2023年，

从事管理、商业和科学等职业的华人占比分别增至 56.5% 和 62.5%。

与此同时，美国华人仍面临职业天花板与代际分化双重困境。尽管从事科技等高薪领域，但管理职位占比不足白人的三分之一。华人创业率仅 7%（白人为 12%），更多依赖打工人路径。这揭示了“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悖论：高技能移民虽被视为优秀的执行者，却因文化偏见和刻板印象在领导力层面遭遇系统性障碍。传统行业因二代拒接而萎缩，底层移民被困于低薪岗位，新移民与老移民资源断层，形成高知打工与底层求生的割裂生态。

### （三）收入与贫困问题：表面增长下的结构性不平等

华人是亚裔美国人中贫富悬殊最大的族群。尽管华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从 2000 年的 5.1 万美元增至 2023 年的 10.54 万美元，但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一方面是收入不断增长。2000 年，华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5.1 万美元，在亚裔中仅次于印度裔、菲律宾裔和日本裔；在人均年收入方面，华人为 2.3 万美元，仅次于印度裔和日本裔。2004 年，华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6.7 万美元（全美平均 7 万美元），低于印度裔的 10.4 万美元。2015 年，华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7.6 万美元，亚裔内部差距扩大（印度裔 10.5 万美元，孟加拉裔 4.9 万美元）。2021 年，华人家庭收入中位数增至 9.2 万美元，低于亚裔的 9.8 万美元，高于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8.1 万美元。2022 年，华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增至 9.84 万美元（全美平均 8 万美元），与当年亚裔美国人整体的家庭收入中位数（10 万美元）相近。

另一方面是在表面经济优势下隐藏的不平等，贫困问题持续严峻。2004 年，约 12.9% 的华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全美平均 12.7%），高生活成本加剧了经济脆弱性。硅谷华人因房价与教育开支压力，可支配收入微薄；纽约唐人街等地贫困率高达 21%—30%，部分新移民家庭依赖低薪服务业。2010 年，旧金山湾区高薪华人家庭因房价和教育开支，可支配收入低于白人中产，唐人街低收入者月薪仅 900 美元。2015 年，华人贫困率升至 15.5%，高于白人的 8.1%，57% 的贫困华人无法应对紧急开支，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2022 年，收入最高的 10% 华人家庭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10% 华人家庭的 19 倍之多，这一收入差距在所有亚裔族群中居第一，远高于 1980 年的 8 倍。<sup>[18]</sup>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移民的第二代移民，如今已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第一代移民的后代逐渐成为薪资最高的群体，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高收入华人群体的另一部分来自留美工作的留学生。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薪资水涨船高，留学生占了这些高薪职业中的极大比重；而相对收入较低的则大多为第一代移民，因语言不通等原因只能接受一些低薪资的工作。

表 3 2000—2023 年美国华人家庭收入与贫困情况

年份	华人家庭收入中位数 (万美元)	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 (万美元)	华人贫困率 (%)	全美整体贫困率 (%)
2000	5.1	7.18	10.2	11.3
2004	6.7	7.0	12.9	12.7
2015	7.6	7.3	15.5	13.5
2021	9.2	8.1	12.6	11.6
2022	9.84	8.0	12.6	11.5
2023	10.54	8.3	12.0	11.1

数据来源：U. S. Census Bureau, S0201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SPP1Y2023.S0201?q=Chinese+alone&t=Income+and+Poverty:Poverty&y=2023>; U.S. Census Bureau, “S0201: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SPP1Y2023.S0201?q=Educational+Attainment&t=-04:Income+\(Households,+Families,+Individuals\):Income+and+Poverty](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SPP1Y2023.S0201?q=Educational+Attainment&t=-04:Income+(Households,+Families,+Individuals):Income+and+Poverty); U.S. Census Bureau, Re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MEHOINUSA672N>; U.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Poverty Tables: People and Families—1959 to 2024,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income-poverty/historical-poverty-people.html>, 2025 年 3 月 19 日浏览。

### 三、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

从语言使用、节日传统到对“美国人”身份的认知，美国华人群体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而充满张力的过程，既受到代际更替、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也深陷于种族政治与文化冲突的夹缝。

#### （一）语言使用：汉语使用的代际衰减与工具性双语策略

语言是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华人的语言使用模式折射出代际权利关系的变迁。目前，美国有349万个家庭使用汉语，约占非英语人口的5.2%。汉语是美国使用非英语人口排名第二的语言（排名第一的非英语语言是西班牙语）。<sup>[19]</sup>

美国华人的语言使用总体趋势是中文使用率持续下降，但出于工具性目的的双语需求却在上升。随着代际变化，华人在语言和文化上美国化的程度也越深，即一代移民不太精通英语，比较坚守中文，二代在职业需求与家庭压力间寻找平衡，三代则彻底转向英语主导。这种变化既受环境压力影响，也受工具理性驱动（如双语带来的经济回报）。根据美国社区调查，2010年在家使用中文的比例为84.7%，到2020年降至66.9%；流利使用英语的比例则从2015年的28.8%上升至2020年的31.4%。<sup>[20]</sup>第二代移民更依赖英语职场和社交环境以避免晋升歧视。第二代移民进入公立学校后，同学、教师、媒体均以英语为主导，家庭外中文使用的场景减少。同时，一些跨族裔婚姻的增加也稀释了家庭语言环境。另一方面，选择性双语策略兴起。从2006年起，美国正规学校开始开展中文沉浸式教学课程，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学习中文的人数大量增加。<sup>[21]</sup>尽管家庭内中文使用减少，但职业市场一些岗位对中文能力的需求反而上升，跨境电商、科技公司本地化、中美法律咨询等岗位明确要求中英双语能力。出于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需要，二代之后的移民在公共领域必须转向英语主导；但同时，中国的崛起和中美经济的紧密联系，使得双语能力成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本，比如，硅谷华人工程师为子女报名沉浸式中文学校，旨在抢占中美双语红利。

#### （二）节日传统：参与模式的代际分化

自2000年以来，美国华人的春节庆祝活动从以传统社区为中心的小型聚会，逐渐演变为全美多城市广泛参与的文化盛事。随着华人人口增长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春节已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聚集区（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的春节活动以家庭聚会、唐人街舞龙舞狮和庙会为主。例如，具有悠久历史的旧金山春节游行，在2000年后规模逐年扩大，吸引越来越多的非华人群体参与。如今，旧金山中国新年庆典和游行已成为全球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亚洲的300多万现场和电视观众。旧金山中国新年游行被国际节日和活动协会评为全球十大游行之一，并被《今日美国》评为十大文化节日，是北美仅有的几个灯光游行之一，也是除亚洲以外规模最大的农历新年游行。<sup>[22]</sup>2010年后，春节逐渐进入主流社会视野，美国邮政署于2011年发行首套生肖邮票，多地政府将农历新年列为官方文化节日。2016年，纽约市公立学校首次将春节纳入法定假日。<sup>[23]</sup>新冠疫情期间，线下活动受限，线上庆祝兴起。2021年，纽约、洛杉矶等地通过虚拟庙会和直播游行维持传统，华人社团联合发起“云端春节联欢”。<sup>[24]</sup>

就仪式的完整性而言，代际之间的实践特征有所差异。一代移民（尤其是1965年后赴美的技术移民）普遍维持扫尘、祭祖、守岁和拜年的全套流程。2015年的调查显示，87%的一代移民家庭仍使用纸质祖先牌位，祭品包含整鸡、年糕等传统食物。同时，因为一代移民语言能力有限，更依赖社区寺庙组织的标准化仪式；相比之下，二代移民仅保留社交导向习俗，年夜饭参与率略降至87%，发红包率为92%，但祭祖（23%）和迎财神（31%）参与率显著降低。<sup>[25]</sup>这种差异被学者归因于文化适应策略：一代移民通过节日强化族裔身份认同，而二代移民因本土化影响，更倾向选择性文化继承（Selective Acculturation），即剥离宗教和仪式元素，保留其社交功能，以适配主流社会规范。<sup>[26]</sup>

#### （三）身份认同：从代际分化到多元重构

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是其社会变迁中最复杂的领域。第一代移民多持有文化守门人心态，坚守

中华文化传统；第二代移民在美式教育下成长，虽认同美国，却因族裔背景无法完全被主流接纳。这种夹缝体验，促使部分高技能二代发展出一种弹性公民身份，在中美之间灵活切换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身份标签的选择直观地反映了这种复杂的认同状态。尽管泛亚裔标签“亚裔美国人”的接受度逐步上升，但仍有 67% 的华人更强调族裔特异性，仅 24% 将亚裔视为首要身份。<sup>[27]</sup>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约有一半的华裔美国人（53%）表示他们最常称自己为“中国人”或“美籍华人”，约三分之一（34%）通常称自己为“亚裔美国人”或“亚洲人”，而仅 8% 称自己为“美国人”。<sup>[28]</sup>

2017 年以来的外部政治环境剧变，成为华人身份认同危机与重构的强大催化剂。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期间的反亚裔仇恨浪潮，将长期潜藏的种族主义显性化，老一辈因担忧污名化加剧而更谨慎表达族裔属性，年轻一代则采取抗争性的权利主张，通过“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等运动将身份认同政治化，并借助数字媒体创造性地重构文化符号。总而言之，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已超越简单的代际分化，进入一个由外部压力驱动、内部冲突与动态重构并存的新时期。<sup>[29]</sup>

#### 四、政治参与和公民权获取

美国华人长期被视为“沉默的少数族裔”，但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因为一些政策及社会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一群体经历了从边缘化到主动参与的积极转变。从选民参与、政治代表权到政策议题的博弈，华人的政治行为既受移民代际差异的塑造，也深陷于中美关系与种族政治的复杂漩涡。

##### （一）选民参与：从被动边缘化到议题驱动型参与

21 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被动边缘化到议题驱动型参与的显著转型。2000 年初，华人选民登记率长期低于亚裔整体水平（约 38%），且投票率不足 45%，<sup>[30]</sup> 2020 年增加至 55%。<sup>[31]</sup> 这种被动边缘化的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的叠加：一方面，语言隔阂、新移民对美国政治体系的陌生以及旅居者心态的延续，构成了参与能力与意愿的障碍；另一方面，美国两党长期将亚裔视为票仓边缘群体，在议程设置中系统性地忽视其核心诉求，导致华人缺乏有效的政治动员和利益代表，形成了政治疏离感。这一现状随着一系列社会议题的驱动而改变。首先是教育平权争议引发的草根动员。2014 年，加州 SCA-5 提案试图恢复公立大学种族配额，引发华人社区的大规模抗议和选民登记运动，直接促使该州华人登记率在 2016 年跃升至 62%（较 2012 年增长 24%）；<sup>[32]</sup> 其次是新冠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激增，“停止对亚裔仇恨”组织（Stop AAPI Hate）发布的《2020—2021 国家安全报告》，统计了 2020 年 3 月—2021 年 6 月收到的 9081 件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骚扰事件，受歧视人群中华人占 43.5%，是受害最严重的族裔群体。<sup>[33]</sup> 华人选民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集中支持反歧视立法候选人，纽约州亚裔投票率同比提升 12 个百分点；<sup>[34]</sup> 同时，亚裔美国青年团体通过 TikTok、Instagram 等平台发起选民动员运动，推动年轻选民注册。仇恨犯罪与系统性歧视的叠加，使华人选民从被动适应开始转向主动参与。这种由具体议题引发的参与模式，虽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但也暴露了其内在的局限性。第一，其本质是一种反应式政治，而非前瞻性参与，缺乏对长期政策议程的塑造能力。第二，其参与热情往往随议题热度消退而减弱，尚未形成稳定、持续的政治参与习惯。第三，这种单议题动员容易加剧族群内部在其他议题上的分歧（如经济政策、对华政策），不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跨议题的政治联盟。

##### （二）政治代表权：象征性代表与系统性参与不足

总体而言，美国的华人政治影响力十分有限。不过，随着华人群体人口结构与经济地位的提升，中美关系波动与本土排外事件的刺激以及草根组织的策略创新，联邦层面与地方层面华人的公共任职有所突破。联邦层面，截至第 118 届国会（2023）累计担任过美国国会议员的华人，包括众议员和参议员共计 4 人，议题领域从传统族裔事务（如众议员孟昭文推动《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拓展至科技（如众议员刘云平关注科技、网络安全）等。<sup>[35]</sup> 这虽然是重要的象征性突破，标志着华人政治精英正试图超越单一的族裔代言人角色，但其影响力仍受限于高度依赖特定选区人口结构的现实，

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政治力量。

地方层面，加州参议员潘君达（Richard Pan）关注公共卫生和疫苗接种，纽约市议员黄敏仪（Sandra Ung）在公共安全政策中嵌入族裔平等条款。截至 2023 年，全美华人州议员人数增至 12 人（2010 年为 5 人），<sup>①</sup> 主要集中在加州、华盛顿州和得克萨斯州，多聚焦于教育公平、移民权益、住房可负担性等特定议题。这种高度务实的选票政治策略，既能精准回应华人社区的核心关切以巩固票仓，又能有效规避全国性议题的高度撕裂性纷争。然而，尽管代表数量有所增加，但华人社区内部在关键议题上的高度异质性和政治分歧，极大地削弱了其形成集团投票的能力，难以在两党博弈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其整体政治影响力仍局限于象征性层面，尚未转化为系统性的政策塑造能力。

### （三）公民权获取：趋势收缩与动因变迁

入籍作为移民身份转换的关键环节，不仅为移民群体提供了政治权利（如选举权），还增强了他们在美国的归属感和社会融合度。中国移民入籍率长期低于墨西哥和印度等主要移民群体，但高于所有在美移民平均水平。2000—2022 年，中国公民入籍人数呈现总量波动下降、占比持续收缩的总体趋势。入籍人数在 2000 年达到 5.4 万人的峰值后，因“9·11”事件后全球反恐背景下的移民审查强化、签证配额收紧，叠加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提速带来的移民推力减弱，导致入籍人数在 2003—2008 年间剧烈波动。2008 年后，尽管部分年份（如 2016—2019 年）因美国 EB-5 投资移民政策宽松期吸引高净值人群而出现了短期回升，但中国移民入籍人数占总移民人数比例在持续下滑，从 2000 年的 6.14% 降至 2022 年的 2.79%，这一下降趋势既源于美国移民来源多元化（如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移民群体规模扩大），也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降低了传统的移民动机密切相关。

2020 年后，中国移民入籍人数锐减至 2.6 万左右并持续低迷，直接原因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跨国流动停滞等短期冲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技术移民限制（如 STEM 领域签证收紧）、中国资本管制政策抑制投资移民，以及后疫情时代人才争夺战中中国高技术人才群体归国意愿增强。总体而言，中国移民入籍潮从早期政策驱动的高峰，逐渐转向受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复杂交织影响的收缩阶段，也映射出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互动、人口流动和政策博弈中的动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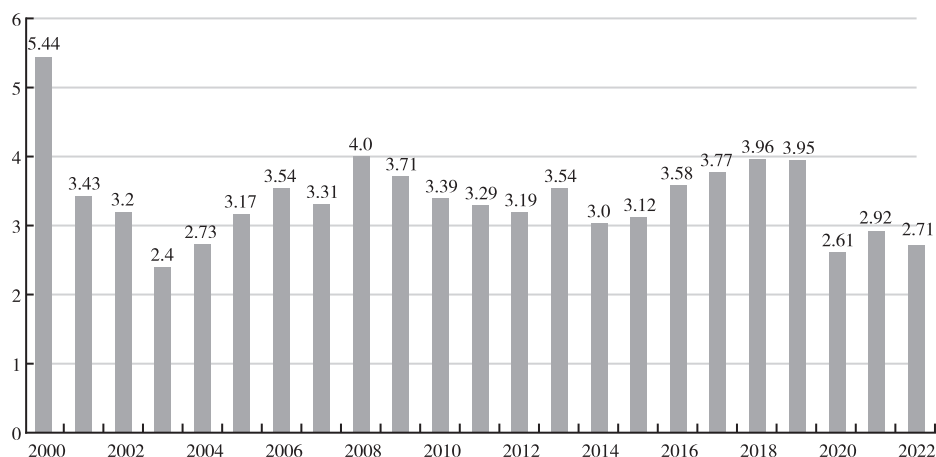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22 年入籍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DHS,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Data tables on Naturalizations, <https://ohss.dhs.gov/topics/immigration/yearbook/yearbook-2000-2022>, 2025 年 3 月 19 日浏览。

<sup>①</sup> 仅统计在任且父母至少一方为华人或自我认同为华人的议员，混血背景未计入统计。

## 五、社团组织与文化资源

美国华人社团的组织形态与资源网络，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应对社会挑战的重要工具。2000年以来，美国华人社团组织从传统的地缘、宗亲社团开始转向专业化与青年赋权模式，这一转型既源于移民代际更替和外部政治压力，也体现了华人群体从客居者向社会共建者身份转变的尝试。

### （一）传统社团转型：从同乡互助到公民服务

21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社团逐渐摆脱传统地缘、血缘纽带主导的封闭模式，转向以公民权利倡导和社会服务为核心的公共参与模式。早期华人社团（如中华公所、同乡会）以移民互助为根基，通过提供就业安置、语言培训、丧葬服务等功能维系社群稳定。这类组织高度依赖宗亲关系，服务范围局限于特定方言群体，文化实践侧重节庆祭祀和侨乡联络，呈现出鲜明的内向性特征。<sup>[36]</sup>随着第二代移民的成长与公民意识觉醒，加上少数族裔权益议题的公共化，传统社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且难以应对系统性种族歧视、移民政策变动等结构性挑战。这一转型的催化剂可追溯至21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与华人群体内部代际更迭，新生代移民律师、学者和非营利组织工作者开始主导社团改革，推动服务内容从生存支持扩展到赋权工具。此类组织淡化籍贯界限，以公民身份而非祖籍地作为认同基础，活动形式也更具专业性：如开设法律事务所协助移民入籍、举办候选人论坛监督地方选举、联合其他少数族裔团体发起平权倡议等。在转型过程中，技术手段与跨国网络成为关键赋能工具。微信和Zoom打破了传统社团的物理边界，使跨州甚至跨国协作成为可能；同时，年轻领袖通过TikTok和Instagram等新媒体将公民议题翻译为通俗内容（如反亚裔仇恨犯罪科普短视频），吸引主流社会关注。尽管部分传统社团因路径依赖仍保留着浓厚的宗亲色彩，但公民服务导向已成为华人社团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 （二）新兴组织崛起：专业协会与青年组织

随着华人社团组织呈现去传统化趋势，专业协会与青年团体成为主导力量。一方面是专业协会爆发式增长。美国华人专业协会以科技、金融、医疗、法律领域为主，服务职业发展与政策倡导，STEM领域的华人移民潮直接推动了专业协会的增长。2000—2023年，华人专业协会由150家增至1500家，年均增长12.4%。<sup>①</sup>此外，结构上从综合性协会（如美中商会）向垂直领域发展。如华源科技协会（Hua Y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HYSTA）自1999年成立以来，通过年度创业峰会和技术论坛联结硅谷精英，推动职业资源整合与中美科技政策对话。<sup>②</sup>类似组织如美国华人生物医药协会（Chinese Bio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CBA）通过政策游说和行业白皮书，争取生物医药领域的公平竞争环境。<sup>③</sup>另一方面，一些华人青年组织也逐渐从传统联谊型转向专业化与多元化发展。如早期成立的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All America Chinese Youth Federation, ACYF）等团体聚焦文化传承与职业交流，通过组织论坛、节庆活动等来凝聚青年社群。<sup>④</sup>2010年后，随着中美科技合作深化，硅谷等地涌现出众多以专业为导向的社团组织，2018年中美关系波动后，部分社团组织强化了权益导向。例如，美国华人联合会（UCA）青年项目通过公共政策讨论促进华裔身份认同。2020年新冠疫情以后，青年团体拓展线上协作，通过虚拟平台连接全球资源，同时关注反亚裔歧视议题。这些社团组织的发展反映了华人青年从文化传承到专业赋能再到社会参与的路径演进。

① 华人专业协会的精确数量难以统计，因多数为地方性或未注册的非正式组织，部分数据基于行业协会官网、媒体报道及学术研究推测，本文仅根据IRS非营利组织数据库大概估算注册协会的数量趋势，参见：<https://apps.irs.gov/app/eos/>。

② 详见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官网：<https://aacyf.org/>。

③ 详见美国华人生物医药协会网站：<https://cba-usa.org/advocacy>。

④ 详见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官网：<https://aacyf.org/>。

### （三）文化传播：从纸媒衰落到短视频兴起

过去二十余年间，美国华人群体的文化传播经历了从纸媒主导到短视频兴起的结构性转变，这一过程与技术进步、代际更替及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适应密切相关。2000年初，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为代表的华文报纸仍是第一代移民获取新闻与维系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其内容聚焦于侨乡动态与本地社区新闻。随着互联网普及与第二代移民成长，纸媒的受众基础逐渐瓦解，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在线论坛（Wenxue City）和早期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导致传统纸媒发行量与广告收入持续萎缩。2010年后，智能终端的普及加速了传播渠道的分化：微信成为第一代移民维系跨国社群的主要工具，而第二代移民则转向 Instagram、Facebook 等全球化平台，形成文化传播双轨制。<sup>[37]</sup>这一时期，内容生产的碎片化与互动性增强，文化符号从单向输出转向多向参与。2018年以来，TikTok 的崛起彻底重塑了传播生态，短视频以算法驱动、视觉优先的模式打破了代际与族群边界，通过即时反馈与参与式创作，使华人文化从边缘叙事进入主流视野，但也加剧了文化符号的浅层化与商业化风险。

## 六、结语

21 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群体的发展轨迹，既是一部展现强大韧性与适应能力的奋斗史，也深刻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移民群体面临的普遍困境与特殊挑战。过去二十余年，华人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在人口与经济层面，高技能移民的涌入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其经济地位显著跃升，从传统的餐饮、制衣业大规模转向科技、金融等专业领域。然而，这一“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之下，是日益悬殊的内部阶层分化、难以突破的天花板以及在高生活成本地区挣扎的隐性贫困，这些构成了其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在文化与政治层面，华人经历了从文化坚守到动态重构、从政治疏离到议题驱动型发声的觉醒。年轻一代通过数字媒体创造性地改造文化符号，同时积极投身民权运动，华人社区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正被深度重构。

将美国华人群体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比较视野中，其独特性与普遍性得以凸显。一方面，其经历的代际文化冲突、语言流失与重拾、在异国他乡寻求经济立足与政治权利的过程，是所有移民群体都会经历的普遍轨迹。另一方面，华人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他们既是“模范少数族裔”迷思的承载者，承受着过高期待与隐性歧视；又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夹缝中，时常面临双重忠诚的拷问。这种中间人少数族裔的尴尬处境，使其在寻求跨族裔联盟时面临更多障碍。

展望未来，美国华人群体的发展将持续受到全球化、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内种族政治三重因素的影响。美国华人能否真正突破中间人的困境，将经济上的成功有效地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话语权，取决于其内部能否弥合日益扩大的阶层与代际裂痕，并在坚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建立更广泛、更稳固的跨族裔政治联盟。这不仅是华人社区自身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未来的一个重要考验。

### [ 注释 ]

- [ 1 ]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3-45.
- [ 2 ] Zhou, M,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1997, pp. 975-1008.
- [ 3 ] 王宇翔:《超越“模范少数族裔”: 1980 年以来洛杉矶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研究》,《世界民族》2023 年第 3 期。
- [ 4 ] 王灵智:《美国华人研究的新模式》,《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吴前进:《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欧美学者的观点和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 [ 5 ] 周敏、林闾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3 期; 周博:《从“族裔聚

- 居地”到“新移民目的地”：美国华人企业家的空间分布变化及其对华人移民共同体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 [6] 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1965—2012）》，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8页；陈凤兰、梁在：《族裔创业、市场竞争与双向影响——纽约唐人街巴士业发展历程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 [7] 潮龙起：《跨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跨国主义华人研究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 [8] U. 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https://ohss.dhs.gov/topics/immigration/yearbook/2023>, 2025年2月23日浏览。
- [9] U. 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Characteristics of H-1B Specialty Occupation Workers”, Fiscal Year 2023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ctober 1, 2022–September 30, 2023 March 6, 2024, <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CMR-HS8-00193273>, 2025年3月18日浏览。
- [10] U. 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H-1B Employer Data Hub”, <https://www.uscis.gov/tools/reports-and-studies/h-1b-employer-data-hub>, 2025年3月18日浏览。
- [11] UCA Data Center:《20年间华人翻倍，多个州增加可观》，北美经济导报, <https://naehusa.com/>, 2025年2月22日浏览。
- [12] USAFacts, “AAPI Demographics:Data on Asian American ethnicities, geography,income,and education”, April 2025,<https://usafacts.org/articles/the-diverse-demographics-of-asian-americans/>,2025年4月26日浏览。
- [13] White House Initiative 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Key Facts and Figures 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The Obama White House Archive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administration/eop/aapi/data/facts-and-figures>,2025年3月19日浏览。
- [14] U. S. Census Bureau, “S0201: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SPP1Y2023.S0201?q=Educational+Attainment&t=-04>, 2025年3月18日浏览。
- [15] 朱慧玲：《近30年来美国华侨华人职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发展态势》，《侨务工作研究》2007年第2期。
- [16] U. S. Census Bureau, “S0201: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SPP1Y2010.S0201?q=Educational+Attainment&t=-04>, 2025年3月19日浏览。
- [17] Amelia Nierenberg and Quoc Trung Bui, “Chinese Restaurants Are Closing. That’s a Good Thing, the Owners Sa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19, <https://cn.nytimes.com/usa/20191226/chinese-restaurants-closing-upward-mobility-second-generation/>, 2025年3月18日浏览。
- [18] Abby Budiman, “Income Inequality Is Greater Among Chinese Americans Than Any Other Asian Origin Group in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05/31/income-inequality-is-greater-among-chinese-americans-than-any-other-asian-origin-group-in-the-us/>, 2025年3月18日浏览。
- [19] Share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is Rich in Languages”, *ShareAmerica*, December 2023, <https://share.america.gov/united-states-is-rich-in-languages/>, 2025年3月18日浏览。
- [20] U.S. Census Bureau, “B16001: Language Spoken at Home by Ability to Speak English for the Population 5 Years and Over”, 2022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ST1Y2022.B16001?q=B16001>, 2025年3月20日浏览。
- [21] 任弘：《美国中文教育发展报告》，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23页。
- [22] San Francisco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and Parade, “History of the Parade”, <https://www.chineseparade.com/history>, 2025年3月20日浏览。
- [23] Cathaleen Chen, “Lunar New Year: How NYC schools are celebrating the holida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2016, <https://www.csmonitor.com/USA/USA-Update/2016/0207/Lunar-New-Year-How-NYC-schools->

- are-celebrating-the-holiday, 2025 年 1 月 20 日浏览。
- [ 24 ] Ellen O'Brien, "Here's How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Virtually", *Washingtonian*, February 2021, <https://washingtonian.com/2021/02/03/heres-how-to-celebrate-the-lunar-new-year-virtually/>, 2025 年 1 月 20 日浏览。
- [ 25 ] Kuah, Khun Eng, *Ancestor Worship in the Diaspora Chinese and China Universes: The Making of a Collaborative Cultural Basin*, London: Routledge, 2024, pp. 213-217.
- [ 26 ] Zhou, M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5-150.
- [ 27 ] Ruiz, Neil G., Luis Noe-Bustamante, and Sonny Shah, "Diverse Cultures and Shared Experiences Shape Asian American Identitie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and-ethnicity/2023/05/08/asian-americans-and-life-in-america/>, 2025 年 3 月 18 日浏览。
- [ 28 ] Pew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mericans:A Survey Data Snapshot",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and-ethnicity/2024/08/06/chinese-americans-a-survey-data-snapshot/>, 2025 年 3 月 16 日浏览。
- [ 29 ] Song, Daeun, *The Asian American Division over Affirmative Action:Examining the Case of SCA5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merican Conservatism*.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20, pp. 113-117.
- [ 30 ] Lien, Pei-te, M. Margaret Conway, and Janelle Wong, *The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249-250.
- [ 31 ] AAPI Data, "Chinese Americans: By the Numbers", Asian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May 2023, <https://aapidata.com/featured/chinese-americans-by-the-numbers/>, 2025 年 3 月 16 日浏览。
- [ 32 ] Jeong, H.O, "Chinese-Americans' Political Engagement: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Mobilization", *Trames-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1, No. 2, 2017, pp. 115-132.
- [ 33 ] Han, Shannon, Jordan R. Riddell, and Alex R. Piquero, "Anti-Asian American Hate Crimes Spike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Vol. 38, No. 3, 2023, pp. 3513-3533.
- [ 34 ] New York City Campaign Finance Board, "2022-2023 Voter Analysis Report", New York: New York City Campaign Finance Board, May 2023, <https://www.nycceb.info/media/reports/voter-analysis-report-2022-2023/>, 2025 年 3 月 11 日浏览。
- [ 35 ] 万晓宏、林岳明:《2000 年以来美国华人的政治取向变化——基于 2000—2024 年美国大选的数据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 年第 1 期。
- [ 36 ] Zhou, Min, and Rebecca Kim, "Community Forces,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The Case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76, No. 1, 2006, pp. 1-29.
- [ 37 ] Farhan M. Mohsin, Shahmir H. Ali, Stella K. Chong, Roshan S. Parikh, Ralph J. Di Clemente, Lu Hu, "Social Media Utilization Within Asian American Families and Its Role in Healthy Lifestyle Behavioral Influence: Results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Social Media+Society*, Vol. 9, No.3, 2023, pp.1-8.

[ 责任编辑: 孙亚赛 ]